

第 九 十 五 回

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

话说燕昭王自即位之后，日夜以报齐雪耻为事。吊死问孤，与士卒同甘苦，尊礼贤士，四方豪杰，归者如市。有赵人乐毅，乃乐羊之孙，自幼好讲兵法。当初乐羊封于灵寿，子孙遂家焉。赵主父沙邱之乱，乐毅挈家去灵寿，奔大梁，事魏昭王，不甚信用。闻燕王筑黄金台，招致天下贤士，欲往投之，乃谋出使于燕。见燕昭王说以兵法，燕王知其贤，待以客礼，乐毅谦让不敢当。燕王曰：“先生生于赵，仕于魏，在燕固当为客。”乐毅曰：“臣之仕魏，以避乱也。大王若不弃微末，请委质为燕臣。”燕王大喜，即拜毅为亚卿，位于剧辛诸人之上。乐毅悉召其宗族居燕，为燕人。

其时齐国强盛，侵伐诸侯，昭王深自韬晦，养兵恤民，待时而动。及湣王逐孟尝君，恣行狂暴，百姓弗堪；而燕国休养多年，国富民稠，士卒乐战。于是昭王进乐毅而问曰：“寡人衔先人之恨，二十八年于兹矣！常恐一旦溘先朝露，不及剗刃于齐王之腹，以报国耻，终夜痛心。今齐王骄暴自恃，中外离心，此天亡之时。寡人欲起倾国之兵，与齐争一旦之命，先生何以教之？”乐毅对曰：“齐国地大人众，士卒习战，未可独攻也。王必欲伐之，必与天下共图之。今燕之比邻，莫密于赵，王宜首与赵合，则韩必从。而孟尝君相魏，方恨齐，宜无不听。如是，而齐可攻也。”燕王曰：“善。”乃具符节，使乐毅往说赵国。

平原君赵胜为言于惠文王，王许之。适秦国使者在赵，乐毅并说秦使者以伐齐之利，使者还报秦王。秦王忌齐之盛，惧诸侯背秦而事齐，于是复遣使者报赵，愿共伐齐之役。剧辛往说魏王，见孟尝君，孟尝君果主发兵，复为约韩与共事，俱与订期。于是燕王悉起国中精锐，使乐毅将之。秦将白起、赵将廉颇、韩将暴鸢、魏将晋鄙各率一军，如期而至。于是燕王命乐毅并护五国之兵，号为乐上将军，浩浩荡荡，杀奔齐国。齐湣王自将中军，与大将韩聂迎战于济水之西。

乐毅身先士卒，四国兵将无不贾勇争奋，杀得齐兵尸横原野，流血成渠，韩聂被乐毅之弟乐乘所杀。诸军乘胜逐北，湣王大败，奔回临淄，连夜使人求救于楚，许尽割淮北之地为赂，一面检点军民，登城设守。秦、魏、韩、赵乘胜，各自分路收取边城，独乐毅自引燕军，长驱深入，所过宣谕威德，齐城皆望风而溃，势如破竹，大军直逼临淄。湣王大惧，遂与文武数十人，潜开北门而遁。

行至卫国，卫君郊迎称臣。既入城，让正殿以居之，供具甚敬。湣王骄傲，待卫君不以礼，卫诸臣意不能平，夜往掠其輜重。湣王怒，欲俟卫君来见，责以捕盗。卫君是日竟不朝见，亦不复给廩饩。湣王甚愧，候至日昃饿甚，恐卫君图己，与夷维数人连夜逃去。从臣失主，一时皆四散奔走。湣王不一日，逃至鲁关，关吏报知鲁君。鲁君遣使者出迎，夷维谓曰：“鲁何以待吾君？”对曰：“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”夷维曰：“吾君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辟宫，朝夕亲视膳于堂下，天子食已，乃退而听朝，岂止十牢之奉而已！”使者回复鲁君，鲁君大怒，闭关不纳。复至邹，值邹君方死，湣王欲入行吊，夷维谓邹人曰：“天子下吊，主人必背其殡棺，立西阶，北面而哭，天子乃于阼阶上，南面而吊之。”邹人曰：“吾国小，不敢烦天子下吊。”亦拒之不受。湣王计穷。夷维曰：“闻莒州尚完，何不往？”乃奔莒州，金兵城守，以拒燕军。

乐毅遂破临淄，尽收取齐之财物祭器，并查旧日燕国重器前被齐掠者，大车装载，俱归燕国。燕昭王大悦，亲至济上，大犒三军，封乐毅于昌国，号昌国君。燕昭王返国，独留乐毅于齐，以收齐之余城。齐之宗人有田单者，有智术，知兵，湣王不能用，仅为临淄市椽。燕王入临淄，城中之人纷纷逃窜。田单与同宗逃难于安平，尽截去其车轴之头，略与毂平，而以铁叶裹轴，务令坚固，人皆笑之。未几，燕兵来攻安平，城破，安平人复争窜，乘车者捱挤，多因轴头相触，不能疾驱，或轴折车覆，皆为燕兵所获。惟田氏一宗，以铁笼坚固，且不碍，竟得脱，奔即墨去讫。乐毅分兵略地，至于画邑，闻故太傅王蠋家在画邑，传令军中，环画邑三十里，不许入犯，使人以金币聘蠋，欲荐于燕王。蠋辞老病，不肯往。使者曰：“上将军有令：‘太傅来，即用为将，封以万家之邑，不行，且引兵屠邑！’”蠋仰天叹曰：“‘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’齐王疏斥忠谏，故吾退而耕于野。今国破君亡，吾不能存，而又劫吾以兵，吾与其不义而存，不若全义而亡！”遂自悬其头于树上，举身一奋，颈绝而死。乐毅闻之叹息，命厚葬之，表其墓曰：“齐忠臣王蠋之墓。”乐毅出兵六个月，所攻下齐地共七十余城，皆编为燕之郡县，惟莒州与即墨坚守不下。毅乃休兵享士，除其暴令，宽其赋役，又为齐桓公、管夷吾立祠设祭，访求逸民，齐民大悦。乐毅之意，以为齐止二城，在掌握之中，

终不能成大事，且欲以恩结之，使其自降，故不极其兵力。此周报王三十一年事也。

却说楚顷襄王见齐使者来请救兵，许尽割淮北之地，乃命大将淖齿，率兵二十万，以救齐为名，往齐受地。谓淖齿曰：“齐王急而求我，卿往彼可相机而行，惟有利于楚，可以便宜从事。”淖齿谢恩而出，率兵从齐湣王于莒州。湣王德淖齿，立以为相国，大权皆归于齿。齿见燕兵势盛，恐救齐无功，获罪二国，乃密遣使私通乐毅，欲弑齐王，与燕中分齐国，使燕人立己为王。乐毅回报曰：“将军诛无道，以自立功名，桓、文之业，不足道也。所请惟命！”淖齿大悦，乃大陈兵于鼓里，请湣王阅兵。湣王既至，遂执而数其罪曰：“齐有亡征三：雨血者，天以告也；地坼者，地以告也；有人当阙而哭，人以告也。王不知省戒，戮忠废贤，希望非分。今全齐尽失，而偷生于一城，尚欲何为？”湣王俯首不能答。夷维拥王而哭，淖齿先杀夷维，乃生擢王筋，悬于屋梁之上，三日而后气绝。湣王之得祸，亦惨矣哉！淖齿回莒州，欲觅王世子杀之，不得。齿乃为表奏燕王，自陈其功，使人送于乐毅，求其转达。是时莒州与临淄，阴自相通，往来无禁。

却说齐大夫王孙贾，年十二岁，丧父，止有老母，湣王怜而官之。湣王出奔，贾亦从行，在卫相失，不知湣王下处，遂潜自归家。其老母见之，问曰：“齐王何在？”贾对曰：“儿从王于卫，王中夜逃出，已不知所之矣。”老母怒曰：“汝朝去而晚回，则吾倚门而望，汝暮出而不还，则吾倚闾而望。君之望臣，何异母之望子？汝为齐王之臣，王昏夜出走，汝不知其处，尚何归乎？”贾大愧，复辞老母，踪迹齐王，闻其在莒州，趋往从之。比至莒州，知齐王已为淖齿所杀。贾乃袒其左肩，呼于市中曰：“淖齿相齐而弑其君，为臣不忠，有愿与吾诛讨其罪者，依吾左袒！”市人相顾曰：“此人年幼，尚有忠义之心，吾等好义者，皆当从之。”一时左袒者，四百余人。时楚兵虽众，皆分屯于城外。淖齿居齐王之宫，方酣饮，使妇人奏乐为欢。兵士数百人，列于宫外，王孙贾率领四百人，夺兵士器仗，杀入宫中，擒淖齿刳为肉酱，因闭城坚守。楚兵无主，一半逃散，一半投降于燕国。

再说齐世子法章，闻齐王遇变，急更衣为穷汉，自称临淄人王立，逃难无归，投太史敫家为佣工，与之灌园，力作辛苦，无人知其为贵介者。太史敫有女，年及笄，偶游园中，见法章之貌，大惊曰：“此非常人，何以屈辱于此？”使侍女叩其来历。法章惧祸，坚不肯吐。太史女曰：“白龙鱼服，畏而自隐，异日富贵，不可言也。”时时使侍女给其衣食，久益亲近。法章因私露其迹于太史女，女遂与订夫妇之约，因而私通，举家俱不知也。

时即墨守臣病死，军中无主，欲择知兵者，推戴为将，而难其人。有人知田

单铁笼得全之事，言其才可，乃共拥立为将军。田单身操版锬，与士卒同操作，宗族妻妾皆编于行伍之间，城中人畏而爱之。

再说齐诸臣四散奔逃，闻王蠋死节之事，叹曰：“彼已告老，尚怀忠义之心，我辈见立齐朝，坐视君亡国破，不图恢复，岂得为人！”乃共走莒州，投王孙贾，相与访求世子。岁余，法章知其诚，乃出自言曰：“我实世子法章也。”太史敫报知王孙贾，乃具法驾迎之即位，是为襄王。告于即墨，相约为犄角，以拒燕兵。乐毅围之，三年不克。乃解围退九里，建立军垒，令曰：“城中民有出樵采者，听之不许擒拿。其有困乏饥饿者食之，寒者衣之。”欲使感恩悦附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燕大夫骑劫颇有勇力，亦喜谈兵，与太子乐资相善，觊得兵权。谓太子曰：“齐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，惟莒与即墨耳。乐毅能于六月间，下齐七十余城，何难于二邑？所以不肯即拔者，以齐人未附，欲徐以恩威结齐，不久当自立为齐王矣。”太子乐资述其言于昭王。昭王怒曰：“吾先王之仇，非昌国君不能报，即使真欲王齐，于功岂不当耶？”乃答乐资二十，遣使持节至临淄，即拜乐毅为齐王，毅感泣，以死自誓，不受命。昭王曰：“吾固知毅之本心，决不负寡人也。”昭王好神仙之术，使方士炼金石为神丹服之，久而内热发病，遂薨。太子乐资嗣位，是为惠王。

田单每使细作入燕窥觐事情，闻骑劫谋代乐毅，及燕太子被笞之事，叹曰：“齐之恢复，其在燕后王乎！”及燕惠王立，田单使人宣言于燕国曰：“乐毅久欲王齐，以受燕先王厚恩不忍背，故缓攻二城，以待其事。今新王即位，且与即墨连和，齐人所惧，惟恐他将来，则即墨残矣。”燕惠王久疑乐毅，及闻流言与骑劫之言相合，因信为然，乃使骑劫往代乐毅，而召毅归国。毅恐见诛，曰：“我赵人也。”遂弃其家，西奔赵国。赵王封乐毅于观津，号望诸君。骑劫既代将，尽改乐毅之令，燕军俱愤怨不服。骑劫住垒三日，即率师往攻即墨，围其城数匝，城中设守愈坚。田单晨起谓城中人曰：“吾夜来梦见上帝告我云：齐当复兴，燕当即败。不日当有神人为我军师，战无不克。”有一小卒悟其意，趋近单前，低语曰：“臣可以为师否？”言毕，即疾走。田单急起持之，谓人曰：“吾梦中所见神人，即此是也！”乃为小卒易衣冠，置之幕中上坐，北面而师事之。小卒曰：“臣实无能。”田单曰：“子勿言。”因号为“神师”。每出一约束，必禀命于神师而行。谓城中人曰：“神师有令：‘凡食者必先祭其先祖于庭，当得祖宗阴力相助。’”城中人从其教。飞鸟见庭中祭品，悉翔舞下食。如此早暮二次，燕军望见，以为怪异。闻有神君下教，因相与传说，谓齐得天助，不可敌，敌之违天，皆无战心。单复使人扬乐毅之短曰：“昌国君太慈，得齐人不杀，故城中不怕，若剽其鼻而置之前

行，即墨人苦死矣！”骑劫信之，将降卒尽剽其鼻。城中人见降者割鼻，大惧，相戒坚守，惟恐为燕人所得。田单又扬言：“城中人家坟墓皆在城外，倘被燕人发掘，奈何？”骑劫又使兵卒尽掘城外坟墓，烧死人，暴骸骨。即墨人从城上望见，皆涕泣，欲食燕人之肉，相率来军门，请出一战，以报祖宗之仇。

田单知士卒可用，乃精选强壮者五千人，藏匿于民间，其余老弱同妇女轮流守城，遣使送款于燕军，言：“城中食尽，将以某日出降。”骑劫谓诸将曰：“我比乐毅何如？”诸将皆曰：“胜毅多倍！”军中悉踊跃呼：“万岁！”田单又收民间金得千镒，使富家私遗燕将，嘱以城下之日，求保家小。燕将大喜，受其金，各付小旗，使插于门上，以为记认，全不准备，呆呆的只等田单出降。单乃使人收取城中牛共千余头，制为绛缯之衣，画以五色龙文，披于牛体，将利刃束于牛角，又将麻苇灌下膏油，束于牛尾，拖后如巨帚，于约降前一日，安排停当，众人皆不解其意。田单椎牛具酒，候至日落黄昏，召五千壮卒饱食，以五色涂面，各执利器，跟随牛后。使百姓凿城为穴，凡数十处，驱牛从穴中出，用火烧其尾帚，火热渐迫牛尾，牛怒直奔燕营，五千壮卒衔枚随之。燕军信为来日受降入城，方夜皆安寝，忽闻驰骤之声，从梦中惊起，那帚炬千余，光明照耀，如同白日，望之皆龙文五采，突奔前来，角刃所触，无不死伤，军中扰乱。那一伙壮卒，不言不语，大刀阔斧，逢人便砍，虽只五千个人，慌乱之中，恰象几万一般。况且向来听说神师下教，今日神头鬼脸，不知何物，田单又亲率城中人鼓噪而来，老弱妇女皆击铜器为声，震天动地，一发胆都吓破了，脚都吓软了，那个还敢相持！真个人人逃窜，个个奔忙，自相蹂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骑劫乘车落荒而走，正遇田单，一戟刺死，燕军大败。此周赧王三十六年事也。史官有诗云：

火牛奇计古今无，毕竟机乘骑劫愚。

假使金台不易将，燕齐胜负竟何如？

田单整顿队伍，乘势追逐，战无不克。所过城邑，闻齐兵得胜，燕将已死，尽皆叛燕而归齐。田单兵势日盛，掠地直逼河上，抵齐北界，燕所下七十余城，复归于齐。众军将以田单功大，欲奉为王，田单曰：“太子法章自在莒州，吾疏族，安敢自立？”于是迎法章于莒，王孙贾为法章御车，至于临淄，收葬湣王，择日告庙临朝。襄王谓田单曰：“齐国危而复安，亡而复存，皆叔父之功也！叔父知名始于安平，今封叔父为安平君，食邑万户。”王孙贾拜爵亚卿，迎太史女为后，是为君王后。那时太史敦方知其女先以身许法章，怒曰：“汝不取媒而自嫁，非吾种也！”终身誓不复相见。齐襄王使人益其官禄，皆不受，惟君王后岁时遣人候省，未尝缺礼。此是后话。

时孟尝君在魏，让相印于公子无忌，魏封无忌为信陵君。孟尝君退居于薛，比于诸侯，与平原君、信陵君相善。齐襄王畏之，复遣使迎为相国，孟尝君不就。于是与之连和通好，孟尝君往来于齐、魏之间。其后，孟尝君死，无子，诸公子争立，齐、魏共灭薛，分其地。

再说燕惠王自骑劫兵败，方知乐毅之贤，悔之无及，使人遗毅书谢过，欲招毅还国。毅答书不肯归。燕王恐赵用乐毅以图燕，乃复以毅子乐间袭封昌国君，毅从弟乐乘为将军，并贵重之，毅遂合燕、赵之好，往来其间。二国皆以毅为客卿，毅终于赵。时廉颇为赵大将，有勇善用兵，诸侯皆惮之。秦兵屡侵赵境，赖廉颇力拒，不能深入，秦乃与赵通好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